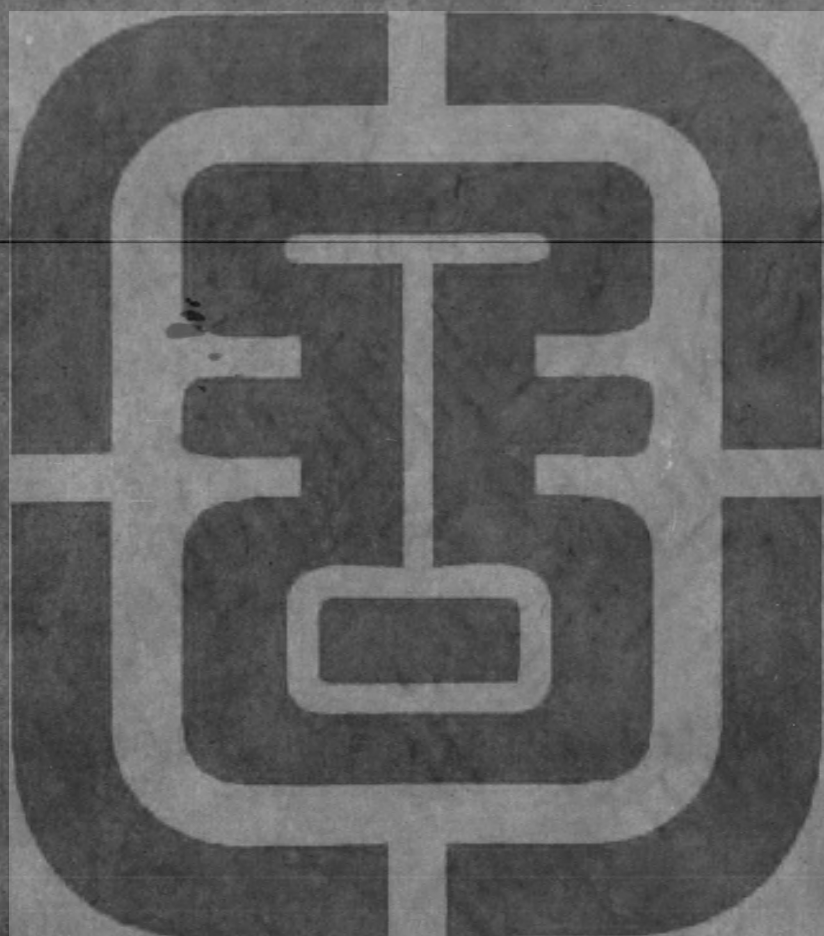


醫
史



地人

醫史



地人

醫史卷之八

櫻寧生傳

浚儀李瀛

讀暇齋
輯本記

國朝朱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
 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義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
 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十餘言操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
 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容醫儀真治方脉術有時名
 壽教祖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
 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

進請其師曰素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
將分藏象經度脉候病能撰生論治色脉鍼刺陰陽
標本運氣彙萃凡十二類鉅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
靈柩之旨設難秘義其間宋衛部位藏府脉法與夫
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
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
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
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是壽學日進益忝
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攄其所得
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

得其用圖流注方曰補浮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
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脉雖皆
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
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骨
空諸論及靈柩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三
卷說其本旨叙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
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秘他如讀傷寒論鉅診家柩要
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
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決生死
為無憾生無問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

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
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食無筭
人有請雖補寒暑兩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徃徃竒
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
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人病艱
於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頤知醫投以藥^瞿麥^瞿挽^瞿芩^瞿諸
滑利茶而罔益甚召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瀟壽曰
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
謂水出高原者也臚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
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

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
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溲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
邀壽診其脉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
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有形
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而
瘡王寶廉使仲子之妻泰不花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為清暑散
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
曰素問有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動即正產乃以消
滯導氣丸茶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

苦堅之劑病瘳而孕果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前胛下疔痛如刃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經行因之無娠招壽診視之兩尺脉沉澁欲絕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茶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燻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九茶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

快茶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瘳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脉繫亡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登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大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子宮茶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脉躁疾神恍亡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茶何實實邪即與挑仁養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瘳揚子縣吏

陳某當臘月臬^歟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脉實而
數治法與前證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
醇酒皆積熱所致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
滯下奔至診視一婢脉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
婢脉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
已而調以苦温苦堅之劑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
患中滿泄浮小便赤四肢疲困不欲拳自汗微熱口
渴且素羸瘠^衆衷醫以虛勞將峻神之邀奔至診視六
脉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復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
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真時所治

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
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汭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
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
擬進葺附趙疾博爭之未決因招伯仁至視其脉虛
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耳夫君火
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
為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
思慮則傷心^注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
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
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丸月餘疾

博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姪五月病咳疾氣
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決旬招伯仁診視其脉
浮弦形體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
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用腠理散風
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茅時出治病即瘳
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未就伯仁臨安沉君彰者病
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乾心煩輿耒杭城舍
客樓盛暑中惟慎周密自云至虛亡陽服耒附茶已
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茶
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先歲氣無伐天

和木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脉虛身熱
得之陽暑之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脉洪數則汗益甚
悉令撤幔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
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
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水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
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
元善病氣發則睛下築上至心下嘔涌痛憊手
足青喉中淫上而痒眉本痛廢目不欲視頭不欲拳
神昏上欲睡而不寐惡食氣舉凡控引小便數而欠
年未三十尪瘠若衰老人者不自持伯仁視其脉

沉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
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脉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
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
取吳茱萸佐以薑桂及治氣引經茶葉製茵陳等丸
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
吐血或滿栝或滿盆盞旦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
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
一二日黃芩芍藥湯去有動作急即進犀角地黃湯
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
其始脉亢大後脉漸平三月而瘳彥良遂以此法治

它人皆驗來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臥
泥水中伯仁診其脉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
云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陽陽得
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
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救_抗妓有患心疾狂歌痛
吳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亡其父母固邀伯仁診
視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文積胃中
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大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
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
性中王叔兩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

最久人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兩寓錢唐病傷寒他
醫至皆以為痊證常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賜謁櫻
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揀予至切其
脉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竟微青以燈燭之偏體皆
赤斑古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
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々熱極甚
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湯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
夕三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此表
上虞熙湯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塗中吐
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
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令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
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上行先與犀角地
黃湯繼以桃仁養氣湯去瘀血宿積後治暑即安陸
用和病惡寒發熱頭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
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視脉弦
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真武湯其親爭之強與
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脉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之
連服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
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皆冷汗浸淫雖厚
衣熾火不能解櫻寧生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

日病者忽出人性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生生曰其脉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蓋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為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痛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桂椒佐以藁朮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茶聚而散之也士圭守

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疝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同邀櫻寧生往視脉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瘳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涎外受風邪發即喘渴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若^辛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

滿欬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脉兩午三部皆浮而緊曰
在仲景法勞後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脉浮緊且
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
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
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
留城中一月公背戴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
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吐診之脉沉且
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
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疹清便自
調救表以桂枝湯乃微遂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瘳

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脉在肌肉惟緊自若外證已
去內傷獨存乃以凡茶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
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水竭津不能上升
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
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
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
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枯乃令屏去煎茶
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
平復適方明祀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脉沉弱亟
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得

於彼而得於此盖用有不同耳丘彦林平居苦胸中
 痞滿憤口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々善忘
 時一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按
 之沉而有刀擗寧生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盖得之
 厚味醇酒肥膩煎灸蓄熱而生湿湿聚而痰涎宿飲
 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候春
 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更大吐異色頑痰
 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
 爽平復矣龍君次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
 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体瘦悴腹脘刺痛招櫻

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
 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
 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
 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燥金則愈燥
 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佗醫方
 為製歸茸桂附丸以温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
 止得温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剝血益乾則
 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為之清陽浮
 火流湿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
 生幾為人所誤矣米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瘡損鹽

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脉數
兩關上^左弦疾久体瘠而神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
滯於食飲法當下衆醫疑而難^難之茶再進而疾去其
半複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決旬而起如故後四
歲無逸容昌因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
櫻寧生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痛無逸曰嚮得清涼茶
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
夏思忠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
々不暫安目眈々無所睹櫻寧生視之六脉皆結澹
不調無復參伍甚恠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

大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為痰涎鬱于膈上然也素問
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
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祛順凡服之旋復
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為天下無茶茲服
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茶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櫻寧
生往視之脉數而散体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
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
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子方德明七月內病
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大劑乃瘳如其言
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大過多汗七陽惡寒甚肉脞

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脉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
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痲夏子韶妻始
病癰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癰
雖退而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
日端坐如常人等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
軟肌肉虛肥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脉洪大而
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
摧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
為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
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

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々如畏人捕
之狀櫻寧生視之脉豁々然虛大而浮体熱多汗曰
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
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
然此有邪當從血論無邪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
走無邪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
砂凡良瘡鄭高卿毋視病癰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
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皖不
效邀櫻寧生視脉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
中當下之或曰入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

擬進參附生曰脉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
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身倪仲權獨是
之乃以消滯丸茶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
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姜橘參苓淡滲
和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
飲食至明日中晁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茶悉
誡之罔效敬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脉在肌肉
之下甚微而弱生揆衆醫用茶無遠於病何至不効
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
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吐者從於積下焦吐者從於

寒其脉沉而遲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
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茶和
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之證歟但王
母大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
為君丁香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
曰經不云子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俞德
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皆獨惡寒脉微
細如線湯熨不應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
附大作服外以草撥良薑吳檄桂椒諸品大辛熱為
末和薑糊為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

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丸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虛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脉浮以汗解奚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行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脘腹疼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攔伸彬固遯生往診脉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不可辨舌黑如始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激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為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為清熱降火治風

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礼內人盛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皖當心而痛自腹引股轉為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脉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瘥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茱脉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凡茱除其滯下而藏府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

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金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請其治徃徃出人意料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遍体肌肉拆裂召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徃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說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体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漓痛楚而死又鄴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療決旬莫効子厚曰子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朱子有曰

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往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時水隔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徃翁家驚喜至即為治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鄴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瘳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徃上誤

茶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櫻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違
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櫻寧生壽能治人反掌間
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
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
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脉法治之而瘡
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朱天台為櫻寧作傳可謂詳盡矣故史官東
陽朱公廉謂後之為醫者觀之譬諸覩作室
之巧而可推其規矩斧斤之法見破的之工
而可原其鼓率審固之意按其書而擬其迹

庶幾有合矣其知言哉

敕山老人傳

朱右

敕山老人者三吳名醫也姓倪氏名維德仲賢其字

也敕山在晉門之西二十餘里盤紆鬱秀有巖壑寺

竹之美老人之居里在焉老人宋和州防禦使昌嗣

之後當前代盛時讀經史世其家業墳典丘索而外

若神僊方技之書吐納導引熊經鳥伸之術無不獵

涉而於軒岐之學尤精到絕倫常自誦曰吾以通靈

之姿窺橐籥之奧究大策之候啓玄命之秘以御風

而遺世宜無難者而獨念夫大化之生入也以其有

益於世也使其生而無益於世猶無生也然而功彰
山河名登所常此則有命最而在下克施其惠者其
惟醫道乎乃校訂金李東垣明之所著醫說凡若干
卷表章以行於世復演靈樞素問運氣本草之說約
為治目精要曰原機啓微等論示人以分門列證之
法老人居救山有草堂數間可以免震凌有裕稱曰
數十畝可以備伏臘裕然不求于人遨遊湖山樂以
自適嘗一過城市愛過從之相與而不去之人則從
而質焉非其人亦不造也以故於老人他伎無知者
而惟醫則老人以急濟為務獨著譽焉老人今年踰

七十矣而顏色如四五十歲人康強步踏精矜矍矍
言笑引接與少壯無異其所以自養者如此至其為
人也廣博神速效績不可勝紀今姑摭數事以傳之
淮南周萬戶子始八歲忽得昏憒疾數日方甦駭
如木偶人寒暑饑飽皆不知節適率嘗食土炭至口
不得出者老人視之曰此脾凡也脾智意府也而以
風故不知人事也宜投之疏風助脾之劑數服而愈
同郡顧顯卿妻年五十餘患癭始生如塊迨三年如
盆一首痛楚不可忍群醫視之投藥且厭而卒不效
老人曰是少陽經為邪氣所攻耳即劑以其藥服之

逾月而愈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癢至
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癢處暫止且復作如是數
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
所致也投以某劑其癢遂止陳上林仲實以勞役得
熱疾日出氣暄則熱夜及涼兩則否暄盛則熱增劇
稍晦則甦如是者二年老人曰此七情內傷脾胃陰
熾而陽鬱耳以東垣飲食勞倦法治之其熱旋已此
其尤彰也者若其他固不得悉附焉嗚呼賢哉越人
倉公見錄於史遷至今望之若神人然老人之術足
以繼之矣子生之後不得從事老人之教姑援述者

之槩次牙而為文之其於老人之造詣如蚓足之度
山蝦目之望洋未能得其萬一也

倪府君墓碣銘

府錄

宋濂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
干汴梁曾大父曰嗣宋和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
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扞郡之吳縣居焉秀
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於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
嗜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索精微
發於辭章皆燁也 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
曰爵祿乃資之以沃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俸致曷

若紹業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
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本原欣然曰醫之道盡在
是矣間有疑難質于父師之間心緒益開明頗病大
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
新病多不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果
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
力久出而用茶徃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
辨白黑無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
不識有饑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少聲時以土炭自塞
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

智不足其不知人事也宜投以某劑而痛頓顯卿妻
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疼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
府君診已告于衆曰此午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
治耳製某茶令啖之逾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
或哭或笑人以為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
曰左右手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
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
妻左右肩病癢蔓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或於
病處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
且盛此滋味傷厚之所致也投以某茶疾旋已林中

實因勞發熱々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
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
則退是其徵也投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治
雜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
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
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忝之以人
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未謁者即赴之不
知有富貧一旦有窶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茶兼卑
以烹茶之器容恠而曰曰茶可宿備瓦缶亦素具乎
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

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啟微若干卷又校訂李
果誠效方若干卷綴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文籍
預置金於書肆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
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救山之下每乘扁舟具酒

一本對下有子

殺與二三賓客放浪於水光山色之間怡然高拳如
在世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
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
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
穴生一子曰衡通儒書亦以醫鳴于時三女曰淨真
曰媛真曰孝真各適士族三孫男曰諱謹曰識曰讓二

孫女曰婉寧曰婉柔尚幼予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
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脩以
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
然而起蓋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
不敢鼓吻相是非而生民免天閼之患者二公之功
為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
為請予安得固辭邪固歷序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
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
正氣既摠邪沴乃融粗工蚩工守一不移執中無權

罔契厥機群昏方酣苟不力扶冥七夜行擗埴索塗
三家者興上窺本源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秉之
作世範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視被沉痾目牛無全
肯綮既中萬理皆捐幹運元化陶冶樞機人謂其功
與良相齊較山之陽一葦可航載翔載翔與世若忘
明鑑之失孰不歎歎視其故篋幸有遺書發而讀之
相繩繩口何以徵之墓門有銘

理一本作疑

醫史卷之九

滄洲翁傳

液儀李漁輯

國朝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李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鄴家焉大父克德文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

禮之逆旅中即知為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
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脉茶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攻方
茶驗否悉為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為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鄴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鄴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者平章在荅納
失理在帥間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怯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且目眦眦無所見耳聾聾無所聞雖

堅卧密室聽未嘗夫也

交款

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在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眦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焉

梅湯抱龍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

友病衄旬決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著煇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

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

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沃即告之曰此得之酒酒

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淳
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
翁為製地黃汁^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三
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切風之劑兼旬不愈
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
母近掌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卧內有數
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脘凸而頰
銛醫欲刺脘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卧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脘
無他法翁喻之曰脘神閉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子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匕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凡旬浹瘡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為死也弗與茶翁診之
三部拳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

因告之曰此子必大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
波瀾也今血為邪熱所搏淖而為斑外見於皮膚呼
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
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
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養氣下之痛發斑
無脉長沙所未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休
無為病歷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強而
逢少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
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為作湯三升頓服遂
起對客如不病然一臧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鄴造翁
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
一物為二視直為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瞻腑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
瞻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且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皋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為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卑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為我治療子翁曰諾
他日匿遙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未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茶下瘀血散并及虫穢青黑物并進煎
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
餘姚州守郭文燈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脉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
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劑噦止師府經歷哈散待人病喘不得卧老
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
迎一倍厥陰強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蓋得之毒茶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妄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茶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圃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為風弦為痛兩寸為上部
即告之曰朋公他無所苦首凡乃故病也蓋得之沐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之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肺髮因致頭作痛之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製龍腦芎犀丸四方二
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矢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
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
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皆如草滋蓋
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臧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
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
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
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

暖如有姪求其色脉即恠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
則鬼靈所馮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密語其侍媪曰我
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
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報不
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媪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
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
劇無苦乃以挑仁剪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
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在關
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
廉泉得之醉卧當風而成瘖珂舞于索筆書几上曰

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未_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夫紀在坐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諱疾自誤邪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咽中痰忽自出血汨
汨如湧泉竟日不止痛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履時
已_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
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
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浮其陰火乃作四神
湯加荆_總防凡不間晨夜併進服日脉漸出更服十
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

俚醫以津液外出為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
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
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
非陽病見陰脉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
衾褊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脣下石堅且拒痛
為作化斑湯半劑經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以
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
核兼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
陰隔陽面赤足踈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
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

水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跗四逆證也
也猶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
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脩撰
南宄遠奉旨往閩諭士獨余蠻子余嘗戮人專俎之
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啣使余耒艱
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
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
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
湧痰涎一類噐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
虞東村內子壬午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
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
小腸不癢則淋王曰前洩如指者已數日語未竟趨
入卧內漩及需其溺噐以視則如鉉釜置烈火湧沸
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栢之劑清之痛稍却
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薰以椶柿食方
已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
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
猛噬且喃上詈人翁命左右拔之切其脉三部皆弦
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

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
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完如初
御史王彥芳內子病瘵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
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
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
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
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大過枝土之不
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園時平章燕公以銅符
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見關口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

凡信然乃用黃牯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龐病小腹脹痛衆醫皆以為
瘵聚茶之液日弗愈經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脈如刀
刃之功手胞門穴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昂
告之曰大夫人病有幽隱不散以聞幸出待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膈下如瘵聚
今膿已成腫迫於王泉當不得前後澉澉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因老將軍為
向導挾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鄴病卧涵廛馭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脈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淡海為風得所驚遂血菀而神悞為熱所
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為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
監同脈病皆逆不祿在且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和脈無憂也為投小柴胡湯減茯苓加生地黃半
劑後候其胃實以兼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俚醫以為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決四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鼻九赤腫苦執子瘍醫刺漬之

而左眼腫痛如故既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
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時
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煩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
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新事內人病
召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吐血且少陰對化在玉
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悞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為製益宋之劑且納某幽
隱再劑即無若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構思然其鈎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為術之精粗施治之工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其諸色脉病名鍼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大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梅西漢藝文志
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象而素問
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
內經唐王永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
註叙復以陰陽大論託其為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
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殺玉石相亂割註
失之於迂踈引援或至於末功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永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叙以己意冀與同志高確非敢妄議前脩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經九卷唐有靈寶註經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永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大玄君所羨世所罕傳來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初史崧係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

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草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類俱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竄文籍焚燹于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茶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叙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奏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

者一百二十種偏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
本圖經忝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
註新舊茶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
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
下蔡邕徐大山秦象祖王季璞鄭處諸公所撰各本
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有無非輔
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
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
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雜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

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
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
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醜或相亂惟
虞氏粗為可觀紀存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
廣王宗王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柱亦為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某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紀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撰次而宋成無己復
為之註叙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案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
前脩指為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
之言三陰率多斷簡况張絳王傳亦徃亡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間奧者陳無執嘗補三陰證案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光哲之意不
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大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靈樞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衰次而成實醫門
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鈔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
億等始考証診妄頗如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

高陽王所撰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漬溪徐
齋甄權李上交等皆自撰著九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或歌以副至子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大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
一家之書醇醜相混蓋可見矣宋之並署乃用為課
誡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大始天元王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
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
鵲為之註猶郭家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
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黃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
門微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口授之言也乃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櫛撿內經六微旨及至真
要等五篇洎天元王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
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啓玄別誤果見于
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覓者取其長而去其短
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
宣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狀上書一
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予先生寢室夢
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考

傳獄吏焚書之矣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晉集
華氏某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序子宜有所集竊意
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茶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
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茶其餘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
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
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雍生吳昶為之解義若達
道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木制字命物二三章叙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
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
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
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入張長沙如湯武之師
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
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
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徐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
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
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

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
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顛顛方著名
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叔醫
如老吏斷梅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
有餘使之伐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
濂溪之圖大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
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為極則近乎書
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水
雲以為春利於松柏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洧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御弦新組一鼓而竿籟並熄膠柱和
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用指所能
知也嚴子礼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
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
景如簡存賦詩每有少陵氣旨王德唐醫如虞人張
羅廣絡原野而脫危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等者翁之
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為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
以及天文地志曆筭兵刑食貨卜筮款老之書亦靡

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為浮葩以炫世至於為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為台州僊居縣儒學教諭後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脈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圖難經附說四時變理方長沙論傷寒十氣運氣常變氣松風存雜著彙各若干卷傳學者為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大蒼公

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忝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茶以攻其疾亦其為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惟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為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為醫一導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忝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警古之士矣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李濂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攷于醫嘗著醫學會同二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熨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季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聞其荅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

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偉膂力絕入好擊刺戰陳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為文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脩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徃貧人以楮鏹來買茶準病輕重乾孫貯善茶藏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顧為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卒置水中良久

出之裏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病四支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血乾孫乾孫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
發藉地板掘土為坎卑女寘其中高其扉戒家人伺
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女果拳手足而呼投
菜一九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
香氣所蝕故也士辰微寇轉掠蘄人震恐廉訪僉事
李中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
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嘗
語光福徐顛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

今六氣淫厲吾祀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用弓
取挽之而鼓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
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
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
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及
有劉觀士賓盛寅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時
名而以顛顛著者又有錢瑛良王云聞唐開元中有
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
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羨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

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醫史卷之九

醫史卷之十

抱一翁傳

浚

儀

李

濂

輯

國朝戴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昕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誦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業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化禁方聞越天儒韓明善先生為方善也遂往并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眩
歷談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倫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後又往浙古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為撰五運六氣撰要
若干篇授翁大醫院使張廷玉善橋引案杌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為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鐘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為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甚翁診其脉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
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導然已豆性熱非得芒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弦者痛也
沒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脊立衆醫或以為娠為
盜為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服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菜子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
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
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
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
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累上如瓜者
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脉強
滑而且數強者氣結滑者血聚寒邪也故氣行而大
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
日死向者鍾女脉滑為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
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

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為
瘵盡惘東子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
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為
作白虎湯飲之即瘵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
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
實乃熱傷血菜為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
人醫者入入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絕
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
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為風而滑為血
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容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

宣逐也諸氣本於肺肺氣治則出入易苑苑陳除故行
其肺氣而病當自己建康萬失長廉君病醫投丹附
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噦作聲食
入即出而後搜不利廉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
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菜性過
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歎曰矣矣而虛虛過
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廉之病者切
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為熱滑為嘔為胃有物酒性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搜秘為
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高李富人也啖馬肉

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
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
上達今反奪之誤矣急飲以湯劑且置李中座使人
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凡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
予所不及也浙東京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
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
皆沉緩沉為裏有濕緩為厥為風此病風濕毒俗名
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繩進舟車神祐凡下
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
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

呼呼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
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
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沢浮羌活
等劑而繼以神芎九郭曰予苦久泄今獲利之恐非
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
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
逐之不可法曰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
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糧去次去熾炭病旋已鄧董
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淳溢服浮心涼
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

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
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
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浙帥胡
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
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
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
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茶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
者五性之火內扇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
經曰損者温之欵以前茶而昂驗南臺椽梁彥思使
困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

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
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
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石不能治
公知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
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蹂之噉噉然有聲茶
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叅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
於階側忽驚馬踐其足胛骨斷碎即死父乃獲翁以
其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聞萬夫長陳君臨
陣為了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
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河以見父母

平乃并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
以法即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後故矣左丞王公畏
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
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怪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
之無根其能久生子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
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
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入多矣奪提拳棒者二人
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
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
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為百病之源

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之血俱失故為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浮浮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為寒虛樞曰風兩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容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

屬於熱然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脈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方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脈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陰於內治

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
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
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
之極及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
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因其法
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
端也此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
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也陽與陰復
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
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

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寒交作陰陽相移也逆
調論曰入非常熱常溫而為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入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
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
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為戰慄慄者
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
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
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為戰之輕者其有
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
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

柳陽不熱而戰慄鼓額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為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乎一而遺十哉又問胃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為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氣鬱^冒皆濕火為病法當浮火在上則浮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為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脈有

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凡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堅滿等証皆為飲食七情所致而之內傷蓋以中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已其脈必弦洪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拔本塞源之論蓋治其本者也河間戴人以為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其脈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長沙直以邪氣留之干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

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卒痛論曰諸痛為
寒是也其脈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
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
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訛毀而有南醫北醫之
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
何其自畜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固言地方之
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
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
而有寒熱之變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
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

內故為堅痛不可以言寒又以為急痛者因寒之極
而乃凝澁而為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
痛者當作熱論乎柳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寧有不
由脾胃感之蓋胃為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
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往往因其變理失宜
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凡為百病之
始而春為溫風夏為陽風秋為涼風冬為寒風風也
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
風乃大行地氣不令草木茂榮黼控而甚民病殄泄
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

內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寧而塞不通陽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為吐下霍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為熱本指瘡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即不以寒言至於急痛因寒乃拳痛論諸痛為寒之說經曰寒淫於內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為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為有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

於為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國在杭為府史為肅政府書吏在鄞為師府令史在國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廉謹練達之風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尊儀禮治其喪平居樂易寬厚務楊人善而恥言其過減獲有失亦不忍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詩章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村小藁及得胃後論別撰醫原若干卷議論宏瞻未及成子一

曰恕能世其業之

論曰仲尼有言入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歟抱一翁為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茶即富徒手亦與茶不責其償而涸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函不矢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攷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雖舉進士崇州判洪武初召為史官以疾辭出為蘭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令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既而隨父官寓日俟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

又大奇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真舊業廢於兵變
渡江占籍句容秣山構室居之大肆功於經籍久之
得聖入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緼之
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祕於是決死生定緩速
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
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
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
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歿當洪武中始受
薦入大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礼為院使擅其術
入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為醫昌吾道

必矣遂言於

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

成勞僚類所歸

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尤

右兼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礼嘗問保和之要對

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御醫效率

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末聖人所

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命光祿置

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嘗命工部為營第用文

入叩額謝曰臣荷恩德萬不二報又散靡公費以

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晏如

也用文病且草率自為啓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

言惟恨不能有報。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慎加保養。以輔聖治，以安萬姓。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馭舟，還其喪，督治祠墳於中官。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大醫院使，特謚恭靖，遣官論祭。官其長子主善為院判，用文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於語言，故能受知於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懷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上之不忘也。居西京三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為報為爾醫也。」卒皆不受。

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獎勸，後進汲汲人過，耻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傍，者顏曰「緝熙於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群籍，暇輒觀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益至是？』非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國，得臣下朝，及交相告戒，乃作柳詩以自儆。卒謚魯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末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在是，其為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

卷卒之日無貴賤疏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
四入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一行有父風

橘泉翁傳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入世為醫家至翁當永樂初
被召耒京師及見故大醫院使戴原礼原礼盖丹溪
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礼去乃自肆力于
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游于張劉李三氏以
達素難大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内外
傷辨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

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
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勲舊及武官市
人有疾一遇翁輒效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
劑反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遷病脚膝痺痛
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為寒濕率用烏附
蛇酒之藥盛暑猶請服綿盖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
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
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協于
夢為之愕然急與俱耒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憮
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

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視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為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蓋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莫不敢嘗而士夫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亦嗒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叟叟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傅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旁子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盆子不可近醫

以為滯冷投香桂薑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爾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養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蘗下之得黑瘀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瘍發左耳後寒熱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瘍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太傅年八十餘翁凡二下之皆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為中風用順氣祛風之劑弗效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

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
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
喘^哮喘夜不得寢喉中作拽鋸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
失音公皆與浮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詰其說翁曰
人雖有^老禔而諸氣責^對肺火之發則同第脉候有
衰脆茶味因之有小增損爾^竹城伯素有痰疾嘗出
墜馬^卑歸不復省事醫用理傷^斷續之茶翁笑曰此
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
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又曾腹脹目閉逆冷^午指甲青
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為弗救翁曰

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為火矣又有
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芩連浮三
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子侯病膈中痛喘^吃吞
酸自云膈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
發醫以為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
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芩連
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眩兩耳鳴如
叱萬蜂中甚痛心恍惚不自持醫以為虛寒下天雄
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
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姚光祿女年于一

病潮熱醫以為瘧治之加寒戕血崩又以為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棗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吳檢討子年十八病眩暈狂亂醫以為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醫曰是必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溽火解毒之劑三服愈耿祭酒病頭暈翁之發熱浙浙惡寒醫以為感冒用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譫語發斑醫又以為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所致乃積濕熱在足陽明大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浮陰火之

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疾給事中徐恪病氣痿皆為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病世醫率以為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翁年下孫太傅一歲精捷亦畧相等活入之心日甚一日每乘款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雨雪早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與幣以謝門下而翁亦未始以此為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嘔泄蔣院使用文以為不治或薦翁之時尚少診視之曰無傷也與棗一粒而效文貞素重蔣者終闕其事不以告人御史錢所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

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為寒甚翁持之曰此痰
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
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
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將
邀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
芩連山梔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
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為不
足觀曰一家動引素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何
益于事噫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

術豈誤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耳然人雖莫能
為而猶幸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
哉宜乎橘泉翁之不獲遇也蹟此觀之世之抱古
道而不獲遇者豈特翁邪

張養正傳

王欽金

張頤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
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
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用參朮而每著
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往往奇中予昔館其

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痰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為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為外感或以為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吐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為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公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

能言矣其家未信頃之果然比客有討姓者患痰火自訛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為也討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許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時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乃謂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詣曰君言不可治今愈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便中當有若絮者至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痔疾養正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緩急杖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為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
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效著奇效可謂善
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為予言教諭聞恭遘羸疾吳醫
治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
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
別有巧妙乎蓋吳下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李濂字川文祥符人舉正德八年鄉試第明年成進士授沔陽知州稍遷寧波同知擢山西僉事嘉靖五年以大計免歸年纔三十有八濂少負俊才時從俠少年聯騎出城搏獸射雉酒酣悲歌慨然慕信陵君候生之為人一日作理情賦友人左國璣持以示李夢陽夢陽大嗟賞訪之吹臺濂自吐聲馳河雒間既能歸益肆力於學遂以古文名於時初受知夢陽後不屑附和里居罕餘年著述甚富

右清王鴻緒橫雲山人集明史彙纂列傳第百六十二文苑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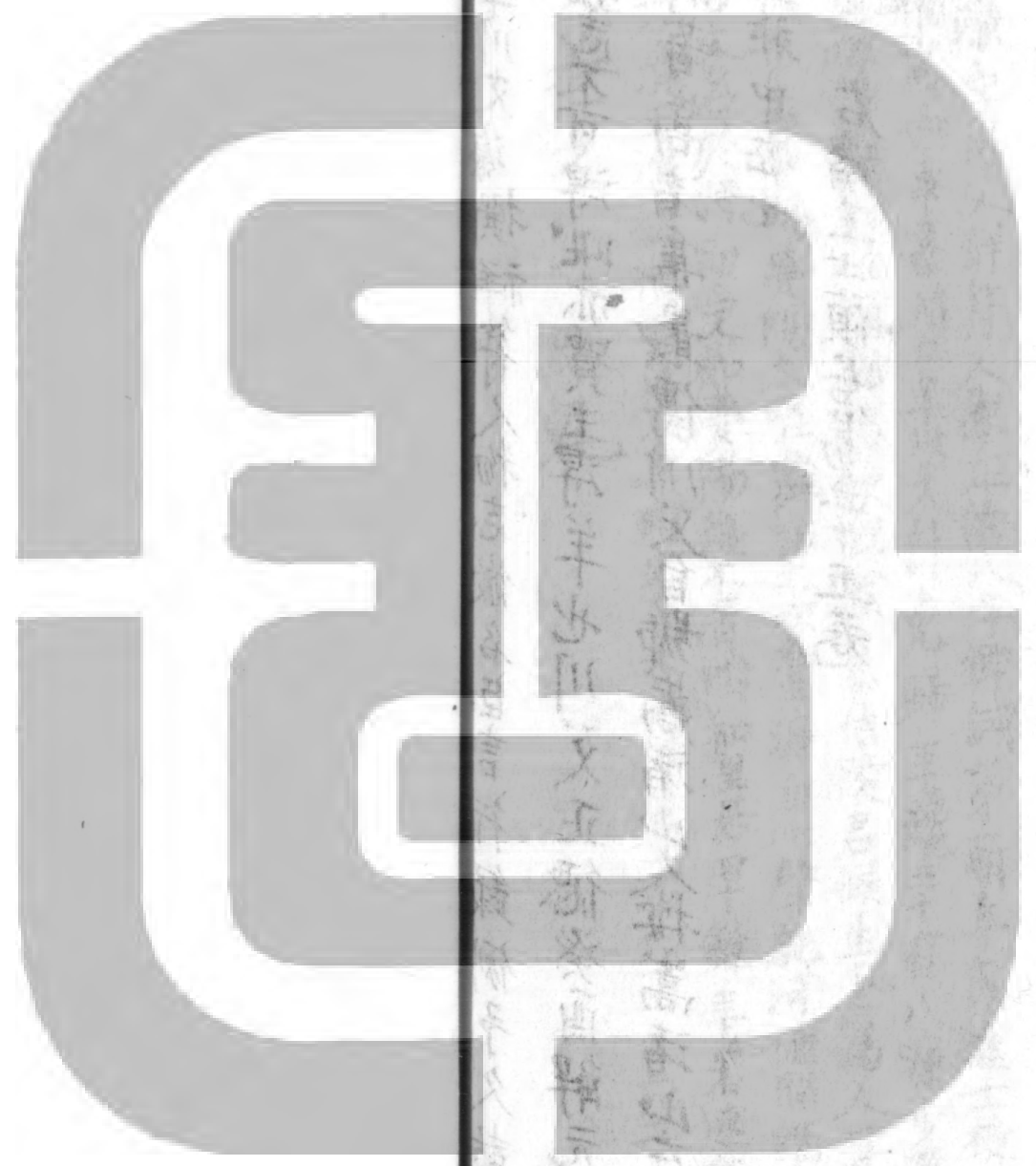
醫史卷之十大尾



李川文濂撰祥符人物志倣名臣言行錄例予久訪西亭灌甫王孫中州人
物志不可得此亦買王得羊也川文正德癸酉解元甲戌進士與李空同之時
所著嵩清集最傳川文自號嵩清山人按嵩清山左滎陽縣東南一名小徑
山非中岳也

右清王士禎居易二十五卷

夫世之所謂... 信然... 其精者... 治之... 前... 用...



... 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